

周梅森 著

捌



ZHOU MEI SEN WEN JI

周梅森文集·冷血

★黑坟★神谕★重轭★孤乘★原狱★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冷血★大捷★沉红

之周

經

義疏



周禮經義疏證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周梅森文集



冷血

ZHOU MEISEN

☆周梅森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血/周梅森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3
(周梅森文集;8)
ISBN 7-5354-1605-5

I. 冷… II. 周…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200 号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谢 将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5837121) 印刷者: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 16.5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70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354-1605-5/I·1259

定价:19.8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自序

这套文集收入了我迄今为止创作生涯中的几乎全部重要中篇小说作品。从早期的《沉沦的土地》、《黑坟》，到近期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共计十部长篇小说，十六部中篇小说。作品涉猎的有历史，也有现实，题材、内容和人物都十分庞杂，积在一起集中看完，连我自己都有点吃惊了，回顾总结一下，看来是很必要的。

我是凭藉历史小说《沉沦的土地》步入当代文坛的，所以，在出道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比较倾心于历史人文精神的探索和诡秘传奇历史的揭示。在此后的十余年里，我相继写下了反映旧中国煤矿历史和灾难的《黑坟》、《原狱》；反映清朝末年洪帮起义内幕的《神谕》；反映中国托派和早期革命者真实境况的《重轭》；反映抗战生活和战争的《军歌》、《国殇》、《大捷》、《沦陷》；反映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股票投机、轿行火并等内容的《沉红》、《孽海》、《孤乘》、《英雄出世》……这些作品发表、出版之后，都曾引起广泛的评论和关注，获了不少奖，改成了不少电影、电视剧。

然而，一个当代作家最终是无法回避自己置身的那个时代

的。近年来，因为下海和挂职的感触，我又把创作目光投向了当代生活，这就有了《人间正道》和《天下财富》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这些长篇小说涉猎到了官场上的政治斗争，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股份制改造，股市风云，兼并与反兼并，生活中各色人物的奋斗与挣扎，崛起与沉沦，等等。《人间正道》和《天下财富》刚一问世，中央电视台即将其列入重点片，分别拍摄成二十八集和二十二集同名电视连续剧。

从历史到现实，这些作品几乎是沿着中国百年历史的轨迹写下来的，这真让我感到惊讶——二十年前最初拿起笔时，我决没想到过自己会写出今天这种模样，这真有点匪夷所思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文集里收入的并不是我创作的全部，许多不成熟的早期作品和没有多少收存价值的短篇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剧本，仅做存目。这么做不光是为了遮丑，更是为了这套文集能够更经得起较长时间的考验、历史的考验和读者的考验。

我们最终都会成为历史的，历史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单数的每一个“我”和作为复数的每一类“我们”都将消失，也许，我今天选编出的这套文集也将消失。然而，可以自慰的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复兴的伟大时代里，作为一个作家，我以自己的人格良心参与了，而且真的尽力了，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最后，向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同仁们表示我深深的敬意和谢意。他们是不计功利的出版家，为文学的积累和创作默默耕耘着。如果没有他们极具气魄的玉成，这套十卷本文集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

作者 1997年10月4日

目 录

自序	作者 1
国殇	1
军歌	112
冷血	220
孤旅	323
焦土	425
编后	520
作品存目	521

国 殇

上 篇

山头上那片摇曳着枯叶的丛林被炮火摧毁了，一派萧瑟的暗黄伴着枯叶灰烬，伴着丝丝缕缕青烟，升上天空，化作了激战后的宁静和安谧。残存的树干、树枝在醒目的焦黑中胡乱倒着，丛林中的暗堡、工事变成了一片片凄然的废墟，废墟上横七竖八铺满了阵亡者的尸体。太阳旗在山头上飘，占领了山头的日本兵像蚂蚁一样四处蠕动着。深秋的夕阳在遥远的天边悬着，小山罩上了一层斑驳的金黄。

杨梦征军长站在九丈崖城防工事的暗堡里，手持望远镜，对着小山看。从瞭望孔射进的阳光，斜洒在他肩头和脊背上，灿

然一片。他没注意，背负着阳光换了个角度，把望远镜的焦距调了调，目光转向了正对着九丈崖工事的山腰上。

一些头戴钢盔的日本兵在挖掘掩体，天已经挺凉了，许多日本兵却赤裸着上身。小钢炮支了起来，一个个炮口指着九丈崖正面，炮位上几乎没有什么遮饰物。日军的骄横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似乎料定据守九丈崖的中国军队已无发动反攻的能力。一个赤身裸体，只包着块兜裆布的家伙居然站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对着杨梦征军长望远镜的镜头撒尿。他脚下，一片干枯的灌木丛正在燃烧，时浓时淡的白烟袅袅腾起。火不知是占领了山头的日军放的，还是炮火打着的，不大，且因着夕阳光线的照射，看得不太真切。火焰舔过的地方是看得清的，一块块焦黑，恍如受伤躯体上刚结出的血痂。

杨梦征军长脚蹬着弹药箱，默默地瞭望，高大的身躯微微向前倾，脑袋几乎触到了瞭望孔布满尘土的石台上。

暗堡挺大，像个宽敞的客厅，原是石炮台改造的。堡顶，一根挨一根横着许多粗大的圆木，圆木和圆木之间，扒着大扒钉。这是新二十二军三一二师的前沿指挥所。眼下，聚在这个指挥所里的，除了军长杨梦征，还有三一二师师长白云森和东线战斗部队的几个旅、团长官。军长巡视时带来的军部参谋处、副官处的七八个校级随从军官也拥在军长身边，暗堡变得拥挤不堪。

白云森师长和三一二师的几个旅、团长在默默抽烟，参谋处的军官们有的用望远镜观察对面失守的山头，有的在摊开的作战地图上作记号，划圈圈。

外面响着冷枪，闹不清是什么人打的。枪声离暗堡不远，大概是从这边阵地上发出的。零星的枪声，加剧了暗堡中令人心悸的沉郁。

过了好长时间，杨梦征把穿着黑布鞋的脚抬离了弹药箱放到地上，转过了身子。军长的脸色很难看，像刚刚挨了一枪，两只卧在长眉毛下的浑眼珠阴沉沉的，发黑的牙齿咬着嘴唇。铺在军长肩头和脊背上的阳光移到了胸前，阳光中，许多尘埃无声地乱飞乱撞。

杨梦征笑了笑，把手中的望远镜递给了身边的一位高个子参谋：

“怎么啦？像他娘做了俘虏似的！我们脚下的城防工事还没丢嘛！都哭丧着脸干啥！”

四八八旅旅长郭士文大胆地向杨梦征面前迈了一步，声音沙哑地道：

“军长，兄弟该死！兄弟丢了馒头丘！”

杨梦征几乎是和蔼地看了郭士文旅长一眼，手插到了腰间的皮带上：

“唔，是你把这个焦馒头给我捧丢了？”

“只怕这个焦馒头要噎死我们了！”

军长身边的那位高个子参谋接了句。

郭士文听出了那参谋的话外之音，布满烟尘污垢的狭长脸孔变了些颜色，怯怯地看了杨梦征一眼，慌忙垂下脑袋。郭士文扣在脑袋上的军帽揭开了一个口子，不知是被弹片划开的，还是被什么东西挂破的，一缕短而硬的黑发露了出来。

“军长，兄弟的四八八旅没弄种！守馒头丘的一〇九七团全打光了，接防馒头丘时，一〇九七团只有四百多人，并……并没有……”

站在瞭望孔前抽烟的白云森师长掐灭烟头，迎着阳光和尘埃走到郭士文面前：

“少说废话！各团还不都一样？四八七旅一〇九五团连三百

人都不到，也没丢掉阵地！”

杨梦征挥了挥手，示意白云森不要再说了。

白云森没理会，声调反而提高了：

“郭士文，你丢了馒头丘，这里就要正面受敌，如此简单的常识都不知道吗？你怎么敢擅自下令让一〇九八团撤下来？你不知道咱们军长的脾气吗？”

军长的脾气，暗堡中的这些下属军官们都知道，军长为了保存实力，可以抗命他的上峰，而军长属下的官兵们，是绝对不能违抗军长的命令的。在新二十二军，杨梦征军长的命令高于一切。从军长一走进这个暗堡，东线的旅、团长们，都认定四八八旅的郭士文完了。早年军长还是旅长时，和张大帅的人争一个小火车站，守车站的营长擅自撤退，被杨梦征当着全旅官兵的面毙了。民国十九年，军长升了师长，跟冯焕章打蒋委员长，一个旅长小腿肚子钻了个窟窿，就借口撒丫子，也被杨梦征处决了。

郭士文这一回怕也难逃噩运。

军长盯着郭士文看了好一会儿，慢慢向他跟前走了几步，摆脱了贴在胸前的阳光和尘埃，拖着浓重的鼻音问：

“白师长讲的后果你想过没有？”

“想……想过。”

“那为啥还下这种命令？你是准备提着脑袋来见我喽？”

“是……是的！”

杨梦征一怔，似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再说一遍？”

“卑职有罪，任军长处裁。”

暗堡里的空气怪紧张的。

杨梦征举起手，猛劈下去。

“押起来!”

两个军部手枪营的卫兵冲上来，扭住了郭士文。郭士文脸对着军长，想说什么，又没说。

白云森师长却说话了：

“军长，郭旅长擅自下令弃守馒头丘，罪不容赦。不过，据我所知，郭旅长的一〇九七团确是打光了，撤下来的只是个空番号。军长，看在一〇九七团四百多号殉国弟兄的份上，就饶了郭旅长这一回，让他戴罪立功吧!”

杨梦征捏着宽下巴，默不作声，好像根本没听到白云森的恳求。

白云森看了郭士文一眼：

“咋还不向军长报告清楚!”

郭士文挟在两个卫兵当中，脖子一扭：

“我……我都说清了!”

“说清个屁!明知馒头丘要失守了，为啥不派兵增援!”

郭士文眼里滚出了泪，掩在蓬乱胡须下的面部肌肉颤动着：

“师长，你不知道我手头有多少兵么?!一〇九七团打光了，我再把一〇九八团填进去，这九丈崖谁守?!再说，一〇九八团填进去，馒头丘还是要丢!为了给四八八旅留个种，我郭士文准备好了挨枪毙!我不能把四八八旅最后三百多号人再赶到馒头丘上去送死!要死，死我一个好了。”

白云森别过脸去，不说话了。

杨梦征被震动了，愣愣地盯着郭士文看了半天，来回踱了几步，挥挥手，示意手枪营的卫兵把郭士文放开。他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走到郭士文面前，手搭到郭士文的肩头上：

“馒头丘弃守时，伤员撤下来了吗?”

“全……全撤下来了!兄弟亲自带人上去抢下来的，连重伤

员也……也没拉下，共计四十八个，眼……眼下都转进城……城了。”

军长点点头：

“好！咱们新二十二军没有不顾伤兵自己逃命的孬种习惯。这么难，你还把四十多个伤兵抢下来了，我这个做军长的谢你了！”

杨梦征后退两步，脱下帽子，举着花白的脑袋，向郭士文鞠了个躬。

郭士文先是一怔，继而，扑通跪下了：

“军长——杨大哥，你毙了我吧！”

军长戴上帽子，伸手将郭士文拉了起来：

“先记在帐上吧！若是这九丈崖还打不好，我再和你——总算账！就依着你们师长话，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谢军长！”

杨梦征苦苦一笑：

“好了，别说废话了，那只焦馒头让他妈的日本人接着吧，咱们现在要按牢实脚下的九丈崖，甭让它再滑跑了！”

暗堡里的人们这才松了口气。

军长看着铺在大桌上的军用地图：

“白师长，谈谈你们东线的情况。”

白云森走到军长身边，身子探到了地图上，手在地图上指着：

“军长，以九丈崖为中心，我东线阵地连绵十七里，石角头、小季山几个制高点还在我们手里，喏，这里！这里！我三一二师现有作战兵员一千八百余，实则不到一个整编旅。而东线攻城之敌三倍于我。他们炮火猛烈，且有飞机助战，如东线之敌全面进攻，除石角头、小季山可据险扼守外，防线可能出现缺

口。石角头左翼是四八八旅，喏，就是咱们脚下的九丈崖，这里兵力薄弱，极有可能被日军突破。而日军只要突破此地，即可长驱直入，拿下我们身后的陵城。”

杨梦征用铅笔敲打着地图：

“能不能从别的地方抽点兵力加强九丈崖的防御？”

白云森摇摇头：

“抽不出来！小季山右翼也危险，一〇九四团只有五百多人。”

杨梦征默然了，眉头皱成了结，半晌，才咬着青紫的嘴唇，离开了地图。

“郭旅长！”

“到！”

杨梦征用穿着布鞋的脚板顿了顿地：

“这里能守五天么？”

郭士文咽了口吐沫，喉结动了一下，没言语。

“问你话呢！九丈崖能不能守五天？”

“我……我不敢保证。”

“四天呢？”

郭士文还是摇头。

“我……我只有三百多号人。”

“三天呢？”

郭士文几乎要哭了。

“军……军长，杨……杨大哥，您我兄弟一场，我……我又违抗了军令，你……你还是毙了我吧！”

杨梦征火了，抬手对着郭士文就是一记耳光，“啪！”颤响灌满了暗堡，几乎压住了外面零零星星的枪声。

众人又一次被军长的狂怒惊住了。

军长今天显然是急红了，在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大概从未像此时此刻在这个暗堡里这么焦虑，这么绝望。从徐州、武汉到豫南，几场会战打下来，一万五千多人的一个军，只剩下不到六千人，刚奉命开到这里，又被两万三千多日伪军包围了。情况是十分严重的，新二十二军危在旦夕，只要九丈崖一被突破，一切便全完了，暗堡里的军官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然而，他们却也同情郭士文旅长，御守九丈崖的重任放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们也同样担不了，谁不清楚？九丈崖和馒头丘一样，势在必失。

杨梦征不管这些，手指戳着郭士文的额头骂：

“混蛋！孬种！白跟老子十几年，老子叫你守，守三天！守不住，我操你祖宗！新二十二军荣辱存亡，系此一战！你他妈的不明白么？”

郭士文慢慢抬起了头：

“是！军长！我明白！四八八旅誓与九丈崖共存亡！”

杨梦征的怒火平息了一些，长长叹了口气，拍了拍郭士文的肩头：

“好！这才像我六兄弟说的话！”

郭士文却哭了：

“杨大哥，为了你，为了咱新二十二军，我打！打到底！可……可我不能保证守三天！我只保证四八八旅三百多号弟兄打光算数。”

杨梦征摇摇头，凄然一笑：

“不行哇，老弟！我要你守住！不要你打光……”

偏在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一个随从参谋拿起电话，问了句什么，马上向杨梦征军长报告：

“军长，你的电话！”

“哪来的？”

“军部，是毕副军长。”

杨梦征军长走到桌前，接过话筒。

“对！是我……”

军长对着话筒讲了半天。

谁也不知道电话里讲的是什么。不过，军长放下电话时，脸色更难看了，想来那电话不是报喜报捷。大家都想知道电话内容，可又都不敢问，都呆呆地盯着军长看。

杨梦征正了正军帽，整了整衣襟，望着众人平静地说：

“弟兄们，眼下的情势，大家都清楚，你们说咋办？”

众军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说话，最后，眼光集中到了白云森脸上。

白云森道：

“没有军长，哪有新二十二军？！我们听军长的！”

杨梦征对着众军官点了点头：

“好！听我的就好！你们听我的，现刻儿，我可要听中央的，听战区长官部的。我再次请诸位记住，我们新二十二军今儿个不是和张大帅、段合肥打，而是和日本人打。全国同胞们在看我们，咱陵城二十二万父老乡亲们在看着我们，咱不能充孬种！”

“是！”

军官们纷纷立正。

杨梦征想了想，又说：

“我和众位都是多年的袍泽弟兄了，我不瞒众位，刚才毕副军长在电话里讲：赶来救援我们的新八十一军在醉河口被日军拦住了，眼下正在激战。暂七十九军联系不上，重庆和战区长

官部电令我军固守待援，或伺机突破西线，向暂七十九军靠拢。情况就是这样。只要我们能拼出吃奶的劲，守上三天，情势也许会出现转机，即便新八十一军过不来，暂七十九军是必能赶到的！我恳请众位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东线！凡未经军部许可，擅自弃守防线者，一律就地正法！”

“是！”

又是纷纷地立正。

杨梦征挥挥手，在一群随从和卫兵的簇拥下，向暗堡麻包掩体外面走，走到拱形麻包的缺口，又站住了：

“郭旅长！”

“有！”

“军部手枪营拨两个连给你，还是那句话，守三天！”

“军长……”

“别说了，我不听！”

杨梦征手一甩，头也不回地走了。

郭士文下意识地追着军长背影跑了几步，又站下了。他看着军长和随从们上了马，看着军长一行的马队冲上了回城的下坡山道。山道上蔚蓝的空中已现出一轮满月，白白的、淡淡的，像张失血的脸。西方天际烧着一片昏黄发红的火，那片火把遥远的群山和高渺的天空衔接在一起了。

他怅然若失地转身往暗堡中的指挥所走，刚走进指挥所，对面馒头丘山腰上的日军炮兵开火了，九丈崖弥漫在一片浓烈的硝烟中……

二

从九丈崖城防工事到陵城东大门不过五六里，全是宽阔的